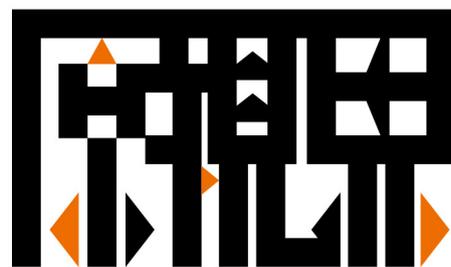


Issue 37 | INDIGENOUS
SIGHT
| IPCF雜誌 |



交棒

回山上的家

Plutut: Embrinah sapah dgiyaq

ya mriqaz suma shduu mani amafazaq ananak a shnaw

觀看他者也能更加認識自己

ingqthaiza ininthewan thuini, maqa mashtay thau miku mafazaq munsai miniahala inai a thau a ininthewan, numawan shaunatantu kataunan minfazaq; kanuniza, mathuaw pidazah ya minfazaq shduu mriqaziza wa kazash, numa min'auraiza aminfazaq kataunan a thau pasain sa shnaw amiakuza ya mriqaz a ininthewan. miazai sa Thau a kataunan miaqay miaqulqul a tilhaz, mashtay sa Thau thaithuy amalhintaz mutusi hudun talatalah sa kawi numa itiza matinanai kataunan sa kawi, maqa mathuaw mabrith a “apuy” maqa amara ininthewan a aniamin, akmalawa izai a kalawan sa Thau mapakadaidaz ya miazithu mapa' usuun ininthewan a kushwit.

uqthawan, imuhala wa kawash ianan manasha manasaia mutusi hudun a makakakri, sasaziza wa kataunan sa parhaway mathuaw kmilhim bangqir a prug. kanuniza antu muqay mathuaw mundadaan sa makuliush a saran, miaqawan akmilhim miakuza ya mriqaz ya tanatuqash tu kahiwan a ininthewan, numa amalhituz tanatuqash a ti-hui, numa miaqaqitan mapalhalhituz.

imuhala wa kawash makitnasha Shpuut munai kataunan minfazaq mita wa kazash, izai shduu aminfazaq ya tu kahiwan maura wa kalawan. numa munai kataunan a huruy sa Shpuut numa itiawan sa suma kataunan a thau, mulhthkiz shduu tunmaza mapamashtay a lushkin, antu muqay shduu shmadadu minfazaq suma wa kazash, shduu mani mriqaz ananak a Thau kazash a bangqir, amaqa sa mathuaw mashashu ininthewan a miakuza ya mriqaz.

隨著社會氛圍改變，社會大眾對原住民生活方式產生好奇，進而走進部落；然而，學習有形、看得見的文化很簡單，理解各個族群看待生命的觀點與價值卻經常受到忽略。像是在邵族部落會有一個固定時間，無論男女老幼都會一起到山上拖木頭回部落，因為「火」是生活必需品，這項任務象徵每個人同心協力為部落共同生活投入心力。

此外，近幾年登山活動普及，舊社踏查連帶成為許多青年尋根方式。但真正重要的考驗不是走一段很長的路，而是找尋母社最根本純粹的生命價值觀，並且與祖先傳承下來的智慧、經驗保持緊密連結。

現在有越來越多非原住民朋友願意到部落認識我們的文化，過程中或許會認識到很多顛覆過往認知的事情。不論是來訪的朋友或是原住民族人，大家可以多傾聽彼此的聲音，不僅能夠設身處地理解他者文化，也能更清楚看見自身族群的根基，也就是那份獨特的生命觀。

naur kazash a kalangkan
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
基金會執行長



世界

INDIGENOUS SIGHT

Issue

37

發行單位：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

發行人：Maraos 瑪拉歐斯

總編輯：Magaitan 瑪蓋丹

統籌：孫琳鳳、希給·梧梅

編輯執行：曾瓊慧 Lovenose、賴星羽 Bali

美術統籌：賴星羽 Bali

地址：11573 臺北市南港區重陽路120號5樓

電話：02-2788-1600 / 0800-581-600

傳真：02-2788-1500

E-mail：ipcfservice@mail.ipcf.org.tw

編輯製作：今周刊代編部

統籌：羅景馨

文編：郭柏均、田俤聿

文字：郭柏均、邱睦容

攝影：林靜怡、黃建彬

美編：張為舜

插畫：林家棟

族語翻譯：馬月琴（達悟族）、蔡麗綉（邵族）

Miming Karaw（太魯閣族）

地址：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96號8樓

電話：02-2581-6196#336

傳真：02-2531-6433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／未經本會書面同意，請勿轉載。雜誌內所有言論與撰述均不代表本會立場。中華郵政臺北雜字第2064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ISSN：2313-111X

從原住民族的角度看世界
圖文好看線上版 ▶



01

ya mriqaz suma shduu mani
amafazaq ananak a shnaw

觀看他者
也能更加認識自己

10

石板環繞的舊排灣故事

20

當原住民
不是一件容易的事



06

猜猜我是哪一族？
我是王臺族！

08

Payuan
黑色王國的今昔

12

跟平常的經歷
很不一樣！

16

排灣族女孩
穿搭不簡單

24

石板屋
才不只是冬暖夏涼

28

尊重、認識
理解我們的不同

接棒 >>

交棒

回山上的家

我們一生中總會碰上幾件事情，因為不了解、不熟悉，擔心拿捏不好分寸而誤傷他人，於是始終保持著距離。距離產生美感，也容易造成隔閡，彼此生疏不是多元文化社會最好的解方，若能認識、理解彼此的差異，才能相互欣賞與尊重。

熱愛登山活動的創作歌手王彙筑，目前已經攀登22座百岳，他敬畏自然、尊重不同的族群文化，與山林相敬如賓。本期《原視界》邀請王彙筑進入舊排灣部落，向族人學習山林知識與部落文化，近距離體會山林的力量與大自然對人類的關愛。

Plutut: Embrinah sapah dgiyaq



註：Plutut: Embrinah sapah dgiyaq，太魯閣族語「交棒：回山上的家」之意。



猜猜我是哪一族？ 我是王彙斌！

作為一個在嘉南平原生活的小孩，小時候對原住民族僅有來自教科書和九族文化村、三地門觀光這層基本的認識。上高中後，身邊開始有原住民的好朋友，隨著所學越深，對原住民有更多了解，但或許是受限於都市生活，對原住民仍保有「唱歌很好聽、很會運動、五官深邃」等刻板印象。

在開放自由的大學，接觸來自不同系所的同學、接收更多元的訊息，對世界的理解慢慢從自我延伸到社會觀察，也在這個階段更加重視對不同族群的尊重。接連幾年政策更迭，原住民已從9族正名到今日的16族，然而日常獲得原住民族相關資訊的管道仍然鮮少。幸運的是，作為一個音樂產業工作者，我認識到許多優秀的原住民族工作伙伴、藝術家，雖然未有機會參與部落盛會，但曾在2017年環島行程短暫到訪花蓮吉拉米代部落，享用了營火晚餐；也去過屏東霧合部落，不免俗地與民宿老闆來場小酌，隔日有幸在老闆邀請下參與教堂禮拜，感受原住民莊重嚴肅的一面，並帶走一句魯凱族問候語：「Sabau！」

我熱衷登山活動，在山上常常遇到原住民工作者如身強體壯的高山協作員，或是開起得利卡穿梭自如的接駁司機，他們通常談吐幽默、態度輕鬆寫意，總是能給我們這些登山客最即時、正確的登山資訊，我想這樣的專業正因他們對這塊土地再熟悉不過。這幾年，傳統領域和山林開放議題開始廣受討論，總會在登山社團看到各方歧異的見解。登山、旅遊活動之本意應該是良善的互利行爲，卻礙於當地原住民與登山客不夠深刻的接觸，容易產生誤會和摩擦。因此原先期待「出獵」的課程，因「男獵女織」的性別規範而無法成行，希望透過其他課程與族人口述，幫助愛爬山的自己對山林有更全面的看法。

無論在城市或山徑，我都會被說著母語的人吸引，我時常拉大耳朵刻意找尋那些聽不懂的語言裡有什麼樣的魔力？大概是經歷無數歷史、環境變動，而這珍貴的禮物還能保留下來，才得以如此美麗。舊筏灣走過各種變遷、困境，我期許能在此行從部落族人身上學習到重新認識自己、建構部落的勇氣和自信。





王彙臻

創作歌手

談話慢悠悠，
但玩起遊戲超級亢奮

目前已登上 22 座百岳，
紀錄持續推進中

超級愛吃蛋餅，
想過要開早餐店



Let's Explore!



Payuwan 黑色王國的今昔

Payuwan（舊排灣部落，原稱為舊筏灣）位於屏東瑪家鄉，其「黑色王國」的稱號來自日本殖民時期，日本人從對面山腰看到沿著山坡構築的石板屋聚落，黑色石板在陽光照耀下就像百步蛇的鱗片反光，連綿的石板屋如同數條盤據在山裡的黑色百步蛇。

現在的舊排灣部落經歷4次遷徙，其發源地為部落左下方的Kapaiwanan，海拔較低且靠近河流，因人口眾多而四散各地尋求更多耕地，成為不同小社。日本殖民時期，國家勢力進入山區，舊排灣部落開始受到殖民政府管轄；1934年部落遭逢山崩，許多小社經日本人勸導，集體遷移至現在位置，蕃童教育所、派出所也移建於此，部落最高曾有26個小社、人口2千多人。戰後，平地的影響力漸漸爬上山，考量

Sepayuan ~ more 青年小組

Mani Palengez

舊排灣部落小霸王

Pacak Taruzaljum

舊排灣部落
綠手指

Payuwan 部落領袖
的家族後代

最喜歡
理想混蛋
與告五人

教育、醫療、交易等因素，全村在1974年集體遷移下山，分散到瑪家鄉、三地門鄉，臺東金峰鄉、太麻里鄉等地。

族人遷移離開後，無人居住的石板屋建築逐漸坍塌，近年透過公部門與私部門協助，舊排灣部落開始重建工作，部落後裔組成Sepayuan∞more青年小組，重新建構部落記憶，並以實際行動將排灣族的生活與精神傳達給下一代。目前有13座石板家屋已經完成重建，在這些重新搭建的石板階梯與家屋中，炊煙、族語、鼻笛聲與故事終於又回到舊排灣部落——昔日閃耀的黑色王國。

Maljeveljev Mavaliv

蕭阿惠 / Maljeveljev Qapulu

張羅三餐的
特級廚師

很會解救編織上
的疑難雜症

搞笑擔當、
有點五音不全



石板環繞的舊排灣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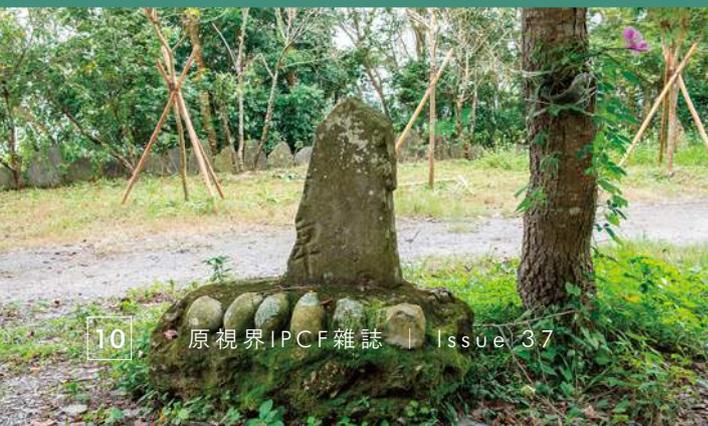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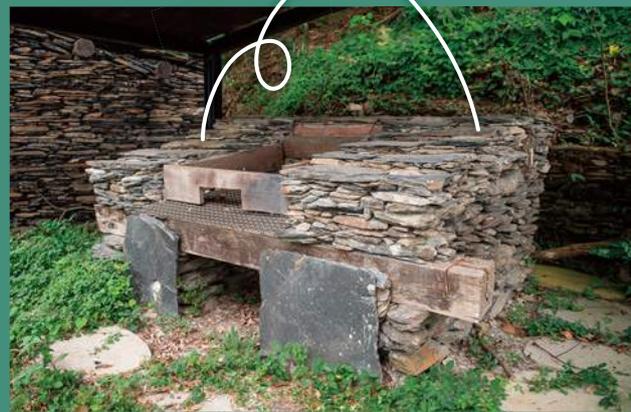
舊排灣部落的道路過去是由石板階梯聯通，我們在小芋頭、月桃樹、百合花、萬壽菊的包圍中拾階而上到部落最高處——承載部落記憶的國小舊址。

從女性身體發想出的烤芋棚

以前沒有冰箱，為了方便芋頭儲存，會用半煙燻方式將小芋頭烤起來放。這些小芋頭會拿下山和平地人交易，換取山上無法生產的鹽、糖，將芋頭乾和糖一起炒就是小朋友的零嘴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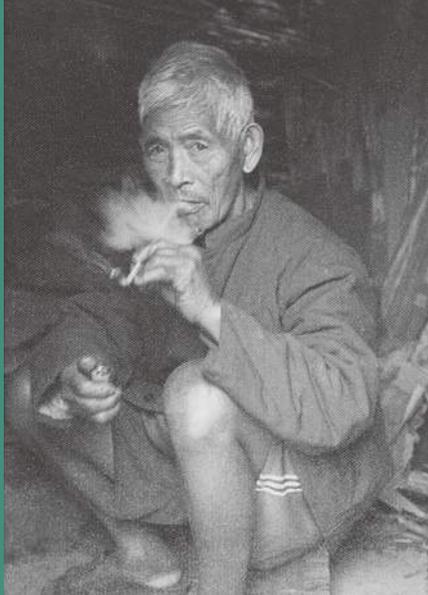
傳說過去族人為了如何烤芋頭傷透腦筋，一日有位男性族人看見妻子蹲坐在山坡上，露出無遮蔽的下半身，便有了靈感，成功打造出烤芋棚。

為了避免烤到過焦，人會爬上石板幫小芋頭翻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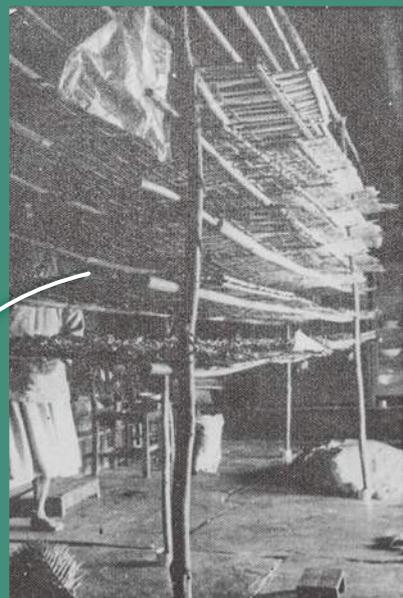
記得要說「國語」

日本殖民時期實施皇民化運動，要求大家朝拜天皇、說國語（日語）。這塊「國語碑」是當時留下來的產物。



養蠶技術讓交易變得不一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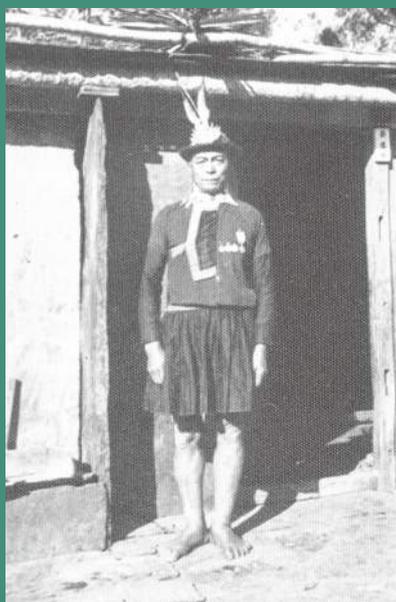
日本昭和7年（1932年）日本人引進養蠶技術到部落，作為族人副業。部落過往多是生產日常所需作物，蠶絲唯一的用途是換取金錢，養蠶技術引進讓部落從單純的以物易物轉變為貨幣交易。



養蠶層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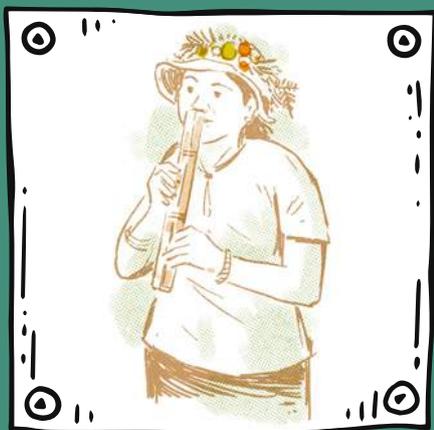
挺過八八風災的老人

1974年部落遷村後，僅剩一位老人家留在山上居住。八八風災時，由於部落沒有訊號，老人家並不知道有颱風將至，他只聽到石板屋外「整個世界都在叫」。數日後風雨離去，兒子不抱期待地上山找他，驚訝地發現爸爸還活著，兩人相擁而泣。



部落最後一位傳令官

這位是部落裡最後一位部落領袖認可的「代言人」。部落領袖若要和其他部落談判，不會親自出馬，會先由傳令官傳話。這位傳令官的社會階級是「勇士」，頭上的熊鷹羽毛是部落領袖賜予，但是部落領袖特別給予的階級僅屬於個人，無法世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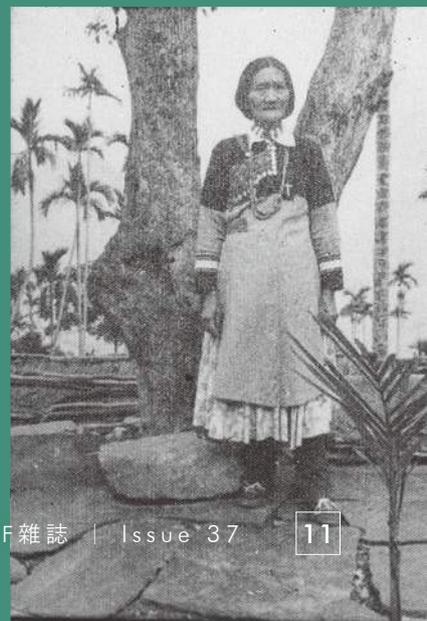
鼻笛發出的聲音很像百步蛇攻擊前的吐信聲。

傳達情意的鼻笛

一管有孔、一管沒有孔，其中一管會維持同樣聲音，另一管則能產生不同音節。鼻笛主要用途是傳遞愛慕與思念之情，白話就是追女朋友用的；若對部落有功的長輩或勇士過世，族人也會吹奏鼻笛哀悼。在排灣族傳統文化中，鼻笛只有男性能吹，但Mani的爺爺為了不讓此文化技藝失傳，便破例傳承給Mani。

象徵基督教傳入的十字架

這張照片拍攝時間是1950年代，婦人身上戴的十字架代表家裡正在辦喪事。十字架取代過去排灣族戴喪巾的傳統，可見基督教的影響力已經進入部落。



跟平常的經歷很不一樣！

對原住民的印象有改變或新想法嗎？



今天和一群原住民相處，還是覺得他們都很開朗樂觀，五官也很深邃，不以族群分類來談，我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擅長的事情，會有更個體的差異。我雖然有原住民朋友，不過平常不太會聊族群文化的事情，因為我不夠了解，會害怕隨意的提問很容易冒犯到什麼，讓他們不舒服，像今天這種工作坊的場合就比較可以自在地發問。

今天在國小遺址有什麼印象深刻的地方？



之前有去霧台參觀過石板屋，那是在一個小小的博物館，裡面有一個四方形圍起的炊煮地方，所以今天看石板屋模型時有特別問格局，想知道不同石板屋有沒有差異。我很佩服他們蓋石板屋這件事，每次我爬山看著步道都會想到底要花多少人力才能把材料扛上來，更何況是在山裡蓋出一間房子。

我在登山社團常看到有人分享「禁忌之地」的事情，所以到部落會有一種神聖感，就是「我現在要很小心遵守部落規範」的感覺。今天到國小遺址也很像「進到以前爬山的時候，完全不敢隨意接觸的地方」，像有時候看到動物骨頭，但都不敢碰，因為不知道這些留下來的東西有沒有什麼禁忌，那也不是我的東西就不會亂摸。今天能夠走進來、了解這裡的文化，真的很幸運，未來和山友們一起遇到時，就有一些資訊可以介紹了。

Mani 分享他因為工作關係回到舊部落，我在想他到底花了多少時間重建舊部落、認識這些歷史文化？如果我要回到我的家鄉，那我可以做些什麼事情？而我願意做這些事情嗎？上大學後我和家鄉的連結就是零了，如果我回去，我要用什麼樣的身份、什麼樣的心態面對？這滿不容易。



今天做排灣族傳統花環，之前有手工藝經驗嗎？



有耶，我之前有買過縫紉機，還有做過皮件，我滿喜歡那種手感，但我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喜歡手作。做花環真的比想像難上很多，實際操作才發現每個地方都是細節，我很清楚我是手笨的人，所以做的時候有點緊張，看著大家都做很快，我就很緊繃想趕快把它做好，他們辦婚禮一天要做上百個花環真的太厲害了。



關於排灣族生老病死的生命祭儀，你聽完有什麼感觸嗎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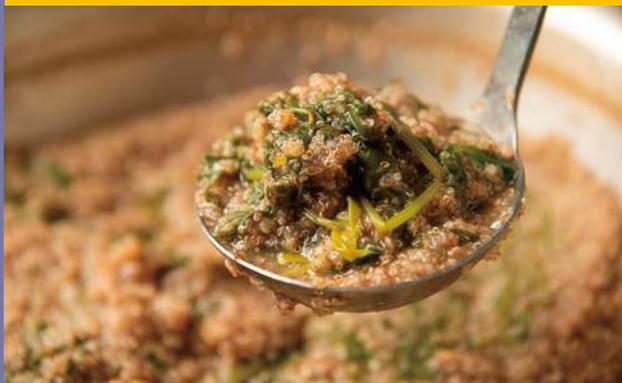
排灣族會把臍帶放在家屋的角落，還有出生和入葬的姿勢相同，他們看待生命的價值很深刻，雖然我們都是面向死亡在過生活，但我們的社會很少會談及死亡，就算到很老的年紀也不一定會說，今天讓我對死亡有其他的思考。

第一次掌廚的感覺？搖搖飯吃起來如何？



我平常不太會煮，有大廚在旁邊控制火候，感覺安心很多。因為我很會煎蛋餅，今天剛好先觀摩，也許以後有機會可以開早餐店，下午還能教吉他課，哈哈。

白飯版搖搖飯味道比較可以想像，紅藜版的味道很香，雖然賣相不佳，但加上豆腐乳真是超好吃。



晚上跟著獵人探險，與你平常登山的經驗有什麼不同？



晚上和平常爬山一樣，都是很敬畏地在走山路。畢竟我是平地人，所以我登山都會做足準備，像是身上裝備、離線地圖，還有沿路會經過的地方都會事先查好。今天什麼準備都沒有，走得比平時更小心，不過有獵人大哥押後，讓我比較安心，因為平常爬山我都是走第一個，熟練的學姐在最後面。





排灣族女孩 穿搭不簡單

服飾與族群身處的地理環境、交易行為、社會制度息息相關。排灣族原始服飾是以構樹敲成樹皮衣，或是打獵而來的獸皮衣；在織布技術發展後，圖紋成為身分階級的象徵，配戴的飾品也都具有特殊涵義。

不能發出聲音的鈴鈴鏘鏘

這些會發出鈴鈴鏘鏘的金屬飾品是未婚女性才有的裝飾，因為已婚婦女並不需要這麼招搖。雖然是少女專屬配件，但少女必須切記要避免讓這些飾品碰撞發出聲響，才能表現端莊的模樣。

依照羽毛的格紋數區分地位高低，格數越多表示地位越高。

紅與黑的額花與布

額花墊在額頭處，未婚女生為紅布，並以象徵貞潔的百合花做裝飾，已婚女性則是墊黑布。

有保存期限的羽毛

只有當家部落領袖能在頭飾上配戴熊鷹羽毛，如果配戴不屬於自己身份地位的羽毛，是會被當場拔掉的喔。雖然羽毛僅限部落領袖使用，但在結婚場合，部落領袖要給予祝福也會公開為新人配戴，但期限僅有一天，隔日就必須將羽毛歸還部落領袖。

羽毛位置男女有別

北排和南排慣用的羽毛樣式不同，北排喜歡尖型的羽毛，南排則傾向偏圓的形狀。此外，男生會將羽毛插在頭飾前方，讓圖紋正向面對他人，女生則是插在頭飾後面。

據說，老鷹被抓時會啄身上羽毛，所以要趁剛獵到老鷹時將羽毛拔下來。

用自己的頭髮做長辮

排灣族語稱這些長辮為Talaiku，通常會使用自己的頭髮做髮辮，只有未婚少女才能配戴。這些髮辮常會被染成深褐色，據說與荷蘭統治時期出草荷蘭人有關。





排灣族有多種繡法

排灣族的繡法分成十字繡、珠繡、貼布繡、線繡、鎖鏈繡等。婚禮通常會穿珠繡的服飾，看起來最隆重。

長衣擺用處多多

日常服用於日常勞動或下田工作時穿，長長的下擺可以擦汗，若是路邊看到野果，也能兜在衣擺裡帶回家。



除了各階層有專屬的圖紋，每一個家族也有自家圖紋，像是Mani的奶奶是平民階層，而他們家的代表性圖紋是雙頭蛇。

排灣族女性服飾非常華麗，服飾都是由媽媽準備。女兒一出生，媽媽就會開始為女兒安排從頭到腳的各種裝扮。

此次拍攝照片的頭飾為重要場合配戴使用，衣服則為日常服。平常兩者不會混搭穿著，僅是當天用於課程介紹。

常聽但沒吃過的 cinavu 與 qavai

從頭到腳都認識完了，看不見的肚子也得照顧到，讓王彙筑嚐嚐自己包的排灣族傳統食物 cinavu 和 qavai 吧！



cinavu

cinavu 的語意是「把東西包在葉子裡」。這道料理是用假酸漿葉包裹醃製的肉，再用五節芒綁起來。烹調方法是用水煮，所以醃肉口味會重一些，並在醃肉裹上一層芋頭粉增添口感。在要長時間移動如打獵、遠行，或是祭儀、結婚等慶祝的場合會食用。

qavai

qavai 則是包黏黏軟軟的東西，例如將小米糰包覆醃過的肉，再與樹豆一起水煮成湯料理，類似鹹湯圓。這道料理也是在祭儀等重大場合會出現的唷。



當原住民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

挖家屋遺址的心得？



我一直很害怕耶，因為這裡家屋底下是有埋葬祖先，阿惠老師偷偷跟我說：「我雖然住在這裡很久，但我很害怕挖到。」但我很佩服老師都分得出來挖到哪裡，我怎麼看都覺得全部是碎石堆，後來才逐漸理解房屋構造的邏輯，例如連續挖到大片石塊是靠牆的地方，碎石塊是塞石板縫隙的，只是我還是不知道牆面深度怎麼判斷，到底要往下挖多深？

挖的過程我一直在想重建工程要花上多少時間才能完成？我是很需要目標的人，會按照設定的目標完成事情，像重建家屋這種沒辦法確切知道進度的事情，會讓我沒有方向。



這兩天接觸滿多性別／階級分際的族群文化，你有什麼看法？



身體結構會影響能做的事情，前人們也是這樣依循，但這樣的分工很容易被概括談論和貼標籤。而且在原住民族社會裡，除了性別分工，還有很多階級制度的限制，如果不是我今天在這個地方聽他們說這些事情，我一定沒辦法想像。像過去聽到原住民加分議題，會無法同理地思考這個制度好壞，經過這2天比較可以設身處地思考原住民的處境。

為什麼對今天的編織特別上癮？



對我來說，編織不算是一件有趣的事情，而是做完後會有成就感，想要再編一個。我喜歡編織時專注的狀態，無法再想別的事情，當你全心全意做一件事，可以逃離一些煩惱，但說不定我熟練後就沒辦法達到這樣的狀態。



像我今天編到一半發現紋路亂掉，那時候腦袋就崩了，怎麼有人有辦法做這個東西！想到族服的模樣，要編這～～麼長，排灣族媽媽太偉大了。



如果可以選擇，想當排灣族男生還是女生？



雖然排灣族女生有許多辛苦的規範，但是不論族群，我喜歡女生這個身份、想當女生；但又會覺得當男生很方便，像排灣族男生就不用擔心「叮叮噹噹*」的。

*排灣族女性服飾的金屬碰撞聲。

喜歡吃排灣族傳統食物 qavai 和 cinavu 嗎？



我腸胃不太好，不是很能吃糯米，吃起來覺得 qavai 的皮太厚、肉太少，有點像我沒有很愛吃的鹹湯圓。但我滿喜歡 cinavu，芋頭粉有一個意外的口感，不過今天做的味道比較淡，之後好像可以多一點調味，因為我是重口味的人。還有 cinavu 有用五節芒包，手不是很容易割傷嗎？所以我心裡很疑惑不能換別的葉子嗎？

晚上和老師們聊天的感覺如何？



Mani 說他們的團員有一些不是舊筏灣部落的人，卻願意一起為部落做這件事，原因是為什麼？還有 Pacak 說要找到一群頻率相同的人一起工作，很不容易。聽到這些我非常感覺，因為我現在身為「獨立音樂人」的狀態，身邊伙伴也是需要時間慢慢認識、合作，頻率對了才有辦法一起走下去，切身感受要找到這樣的人真的很困難。





石板屋才不只有冬暖夏涼

對許多觀光客而言，石板屋從外觀看不過是一間矮平房，且多數人都會有「裡面一定很涼爽」的基本印象。和族人實際在裡頭生活過後，便會明白石板屋處處是文化，片片皆智慧。



不得不低頭的門楣

排灣族家屋門楣低，所有進來的人都必須低頭，一來表示對於主人的尊敬，二來低著身不好行動，主人能防禦敵人入侵。

門楣或窗上若有雕紋，多是部落領袖居住的房子。圖紋象徵部落領袖擁有的子民、獵區、動物、山川與河流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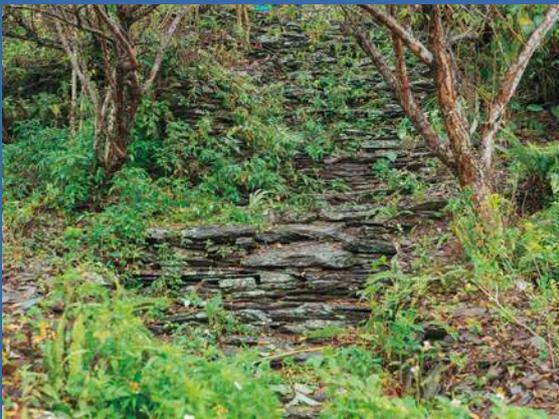
大石壓頂

為了預防強風將石板吹走，族人會在屋頂壓上大石頭等重物；有的部落會堆疊白色大石，據說是因為遠看像人的頭骨，會讓敵人認為這個家很會獵首，產生嚇阻功用。



石板屋必須沿著山勢蓋

排灣族的石板屋都是背靠著山，讓土與石板緊密連結，這樣山在動時，石板屋也會跟著動，就不會因為地震而倒。石板階梯也是同樣道理，順著山勢可以讓流水暢通不積水，所以石板都不會生青苔。



一個部落會有多個部落領袖，各部落領袖沒有位階之分，且每個部落領袖擁有的人民、土地、獵區都不一樣。

部落領袖家門前有塊地

在日本殖民前，部落的醫事或公共活動會在部落領袖家門前空地舉行，日本殖民後才設置公共場所舉辦公共事務。

以前婚禮也在部落領袖家前舉辦，會在此設置排灣族傳統婚禮重要儀式的「鞞韃」。鞞韃上會掛彰顯家族身份地位的族服、代表收農稅權利的刀子與收獵稅權力的槍作為裝飾，象徵部落領袖擁有的東西。



家屋不能沒有煙

原住民族相當重視烤火，除了煙燻能預防木材遭蟲蛀，向外流洩的煙霧也能讓左鄰右舍知道這家中有人，如果某戶人家很久沒有煙霧散出，那就要關心屋主是不是生病了。

爐火上方掛有動物下顎，而上顎則放置於他處，原因是動物下顎肉量較多，族人會留下下顎些許的肉，並架在爐火上煙燻，以煙霧告知祖靈——「我們獵到獵物，與你分享」，也讓動物的靈安息。

沒有人住的石板屋，因為建材缺乏煙燻維護，大約1年就會塌掉了。



睡覺也要就戰鬥位置

老人家生活智慧豐富，是家族重要人物，會睡在離門口最遠、最安全的地方；年輕男生睡覺位置最靠近門口，以便防禦。而屋內蹲踞葬的祖先們，則會埋在爐火附近。

家族大事在祖靈柱前決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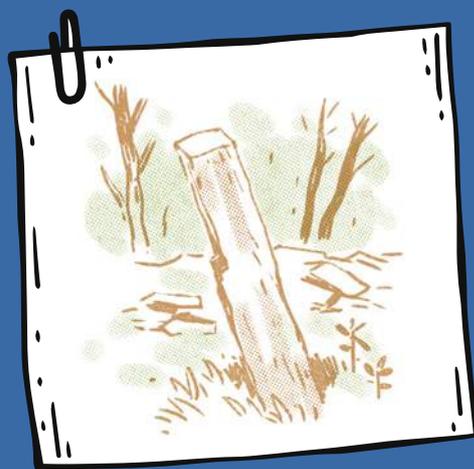
屋內的祖靈柱是石板屋重要的結構，也是主人的位置，只有家屋長嗣才可以坐在這裡，和家族成員討論事務。部落領袖家族在準備征戰、談判、狩獵前，也會請祭司在祖靈柱前占卜、評斷卦象。

舊排灣的神話故事

6個石兵石將

過去舊排灣與好茶部落為敵對狀態，傳說有次好茶族人要到舊排灣出草，在兩部落交界處的草叢間，看到6個身影向好茶族人挑釁，當好茶族人以長茅或弓箭射向6人時，卻發出擊中石頭「鏘」的聲響，而攻擊者也全都變成石頭。舊排灣族人相信是這6個石兵石將保護部落不被外人侵犯。

至今在舊排灣發源地仍然可見大石與5顆小石，有別於附近為頁岩石板，這6顆石頭卻是河川地會出現的砂石。



神人賜水

傳說舊排灣部落有一個神人Rupalayan，在某一年大旱災時，部落族人沒有水喝，而向神人求救；Rupalayan拿著他的拐杖插入山壁，源源不絕的水便從山壁間流出來。這片山壁據稱是現在的獅王瀑布（Daraban），瀑布下的水潭很大，但出水口卻很小。

後來族人搬離發源地，Rupalayan也消失了，但他把拐杖留在Qapulu部落領袖家門前，至今發源地還留有一根斜插入地底下的石柱，材質和石兵石將一樣都是砂石。

看我頂天立地

傳說過去天地之間的距離很近，工作時必須低下身軀才不會撞到天，而Tjaqanivung家族因為受不了每天腰痠背痛的日子，便趁著幫小米去殼時，拿起杵往天上一頂，才有了現在的生活空間。



從地下偷渡食物到地上

以前的世界分成地上和地下，地下有水、田與各式農作物，但地上則是一片昏暗，生活相當貧瘠。傳說有一對夫妻分別來自兩個世界，妻子從地下嫁到地上後，非常懷念地下生活的食物，有一天妻子趁著回地下時，決定把小米、紅藜、芋頭、樹豆、紅豆等作物種子，分別藏在指甲縫、耳朵鼻孔、腳指頭、屁股、生殖器等单位，帶回地上。

地上地下的交接處有一個大石頭會定時開關，某次妻子準備通過兩個世界的交界處時，因為即將臨盆而來不及通過，被夾在交界處，最後變成一棵血桐樹，也因此血桐樹汁才會是紅色的。



因為這位太太藏食物的地方，導致這些食物都有一些特殊風味。



貪吃的老鼠媽媽

從前有一個家庭，爸爸長期在外工作、鮮少回家，所以媽媽到田裡工作時，會把兩兄弟帶上山，將孩子們安置在樹下。但當兩兄弟肚子餓哭叫時，媽媽都置之不理，甚至將唯一的糧食地瓜帶到樹上吃，把皮丟到地下給孩子吃。

媽媽吃完在樹上睡著，醒來後卻找不到兩兄弟。一開始媽媽不以為意，等到爸爸回家發現孩子不見後，才分頭去找小孩。結果爸爸發現兩兄弟變成小鳥在天上飛，小鳥還告訴爸爸不需要擔心他們。傷心的爸爸回家質問媽媽，沒想到媽媽因為心虛而變成一隻老鼠躲起來，爸爸生氣地對媽媽說：「你出去這個家，就不要再回來。」因此部落穀倉會放擋鼠板，就是為了防止壞心的媽媽回來偷吃。



排灣族的創生故事非常多元，我們的是太陽、月亮將卵生在陶甕裡，並由百步蛇守護，所以我們才能平安出生。我們看到百步蛇不會怕，也不打、不殺、不趕，因為百步蛇是我們的守護神。



尊重、認識 理解我們的不同

這3天住在石板屋的感覺怎麼樣？



整體住起來的感覺很舒服，不會太冷、不會太熱，但如果是水泥牆的房子，我們住得舒不舒服就需要考慮到格局。而且我們在城市想的是怎麼在一塊土地上蓋最多房子，但在這裡居住要先因應颱風、地震，光目的性就非常不同，一個出發點是安全與適應環境，另一則是追求便利。

石板屋蘊藏數不盡的智慧，比如牆面凹槽的切割，還有燒柴火的煙真的可以從石板縫隙鑽出去，就地取材還能建造出這麼舒服的空間，真的很了不起。

對於家屋的規範、禁忌和神話故事，有什麼部分讓你印象深刻？



像我們第一天差點就要腳朝外面睡覺，這個反差讓我滿意外，因為我們習慣睡覺的方向和這裡相反，但既然待在部落，就尊重這裡的習俗。另外一個是親眼看到大崩壁，想像那裡以前也是石板屋聚落很有身歷其境的感覺，跟以前在學校死讀書，上歷史課、地理課的感受差很多，真的要走到這個地方，才能了解課本在講什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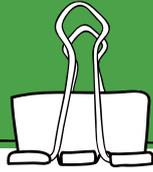
而神話故事對我們生活在平地的人很遙遠，可是對族人卻是日常就會接觸到的，所以如果我沒有來這裡住過，我不會有那麼接近的感受。看到 Mani 分享的遺跡照片，我會一直想神話發生的當下是什麼樣子？和現在的日常是怎麼連結？像我的家庭是信道教，但道教的故事和人的連結沒那麼深，畢竟祂們是神靈，原住民祖靈、種小米的神話就和現代生活有比較大的關聯，提醒族人生活要遵循的事情。



經歷這3天，你會怎麼形容新認識的這群原住民？



這幾天遇到的原住民朋友，是一群由心而生認識自己過去生長的地方，將族群歷史介紹給更多的人，讓這些文化不會消失、能夠被記住。明明現代生活各過各的，大家可以不用管這麼多，但 Mani 還是願意承接部落領袖家族的身份，遵循傳統社會給他的使命，把自己奉獻給人民，以現代的角度來說很讓人佩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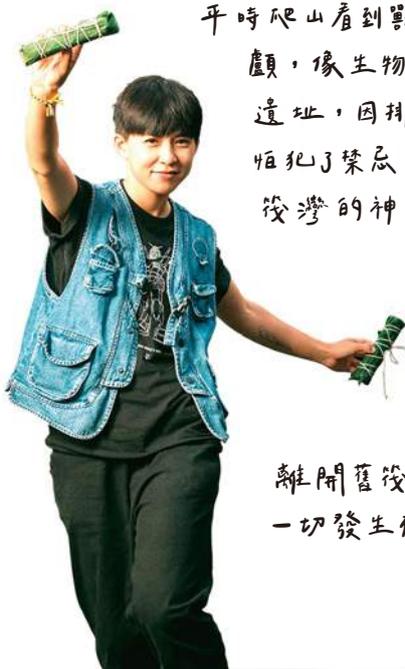


又驚又喜地從阿惠口中，獲得排灣族的名字「Cangkim」。在石板屋屋主麥長老的情告下，才發現這趟灣式生活行真的結束了。

因為產業道路開通，從高雄到舊筏灣部落僅需1個小時車程，我平穩地睡了整路；一下車，燒起的柴火煙霧熏醒我的眼睛和精神，Mani引領我們進行過火儀式，踩過五節芒，除去外來厄運，煙沾染在身上，讓祖靈熟悉我們這些外來者。我保持一貫的戰戰兢兢，深怕打擾祖靈，而這一切的緊繃隨著Mani的幽默风趣逐漸緩解。

到舊筏灣的第一件事就是吃！胃腹上被Mani一家人的好手藝收服，我也在老師們的帶領下，親手包了排灣族美食cinavu，以及不小心長得像肉圓的qavai，也有了煮檣檣飯、煎魚初體驗，模樣笨手笨腳，但得到大家的一聲「好吃！」便心滿意足。Pacak分享已近乎成為專業的興趣——植栽，讓我這個植物殺手能帶著上板的鹿角蕨回家，再給自己一次磨練心态的機會。Eve教我編應用在族服的四股編，或許是喜歡專注於眼前事物、思緒不會隨惹飄蕩的感覺，我甚至為此著迷，一連編了許多條，連八股編也難不倒我了。這一切日常工作，都是需要花上許多時間的耐心活啊！

晚上跟著獵人開啟一趟短暫的冒險，雖是我最期待的環節，卻也讓我最不安。爬山前，一定要做好十足功課的我，這次卻在兩天夜裡惴惴不安地走在不知往何處、要走多久的未知路途。後來聽獵人分享，打獵常是一次5、6小時的耐心行走，這讓時刻都希望抓緊目標的我突然被點醒，原來自己從未真正放慢腳步，感受山林贈予的一切。



平時爬山看到獸骨，完全不敢多看幾眼，在部落小學我卻摸到山豬頭顱，像生物學家般盯著眼窩乾掉的蛆蟲。部落下游處有多座石板屋遺址，因排灣族室內葬傳統，我在清理家屋時不敢隨意說話，深怕犯了禁忌；進到部落領袖家屋也不敢輕舉妄動，聽著Mani分享舊筏灣的神話故事、生活文化，以及他個人身分的重要性和令人敬佩的使命感，舊畫面彷彿在眼前重現，突然間覺得歷史變近了，接近歷史，也好像更接近自己了。

這3天旅程收穫太多，卻難以全然用文字表達。第一次在山上遇到颱風，能安然度過這夜，就好像離開舊筏灣前一刻，獲得新名字「Cangkim」，也獲得了新生。這一切發生在而立之前，我是幸運的人。謝謝舊筏灣！

2022.09.08





接棒 >>

